向讀士礼居題跋屬称沈寶硯云是義門高第
弟子於是心識其人傳丈沈炳自上海歸携得
涵芬樓所藏校宋本莊子余轉依臨校卷末
題跋曰庚戌夏五月望後一日吳門寶硯居士沈
爔記於是其名与时代里貫都昭昭可考校此
書畢南華尚在案頭未隸倘以与鄧本對勘
華跡寶出一手乃恍然鄧本即涵芬跋所称
之沈寶硯臨本也然刘刘氏之寶在上行者
當並沈先生而五矣夫寶硯居士臨其師之校
兼及仲子語又以已意補而不及而涵芬既見
義門本又見寶硯臨本此三本乃佚余得盡見
而知其受授源流親切著明如此遇合之巧非
緣之深豈有過是者耶 重陽後二日裝畢識此并
書末卷後第一第二兩跋偶能

此書舊有破損黏補處裝工以補紙不佳槩以
別紙易之何頗兩家校語書在補紙處者遂
致失落裝畢始覺之從傳丈乖假何校補完
頗校已遂正閒攜往營口官舍矣項馳書復
假以來書到破兩日工夫補所失字並覆
校一過 癸丑九月望日慈培識

臘盡書估李子東自上海來書告我見湖南某家散出之書內有宋版史通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三四字不等中有缺葉云急躭書報子東無論需值幾何必為我得之除夕發書之後私自欣幸以為奇籍必為我有真可覩劉氏面目矣越數日書來則云已為烏程張石鉛購去聞之咨焉若喪李書又云不僅闕葉實闕數卷意蓋恐吾慊其不稱事故設為此說以示不足惜者殊不知此等書雖斷簡片葉有同拱璧不可以較量完缺就使其說非欺其識亦已下矣國家盛時書估如五柳之陶文粹之謝鑑古之韋見稱於一時賢士大夫好古者往往倚之蒐遺獵奇以厭所欲令人萬事不逮古人不革余之書福淺薄也甲寅人日佩伯

# 史通序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以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知幾所自定若此知幾當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憤懣悄悒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

等諸官書是已既而以前代史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述作深淺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據詳博獲麟以後罕覩是書當時徐堅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歷歲滋久寖就散逸宋儒朱晦翁猶以未獲見史通為恨建我明嘉靖間吾鄉儼山先生陸文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本采撰會要多所闡明已而是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譌舛尚多

惜無別本可校先輩之究意史學勤且篤矣是知求古書殘缺之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不慎也邇吳興凌子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為宋人夫知幾姓氏初非奥僻名著唐室炯如日星今古仰之世尚有不知其人者嗟乎其人且不知又安知史通何書哉及覽龜策傳首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不知史通固已具載也華自知幾鑿鑿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見疑誤後學孰執其咎為惋悵

者久之偶梁溪友人秦中翰汝
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暢
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未及覩
者小子何幸覯此秘籍披閱撫
玩良慰素心乃相與銓訂尋討
指歸將圖不朽復與郡中諸賢
儁徐君虞卿馮君美卿等參合
衆本冊鉛點勘大較以宋本為
正餘義通者仍兩存之反覆折
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
之寄屬在何人不與廣傳恐遂
廢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鏤板流
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知幾者
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史通自

擬太玄且云今之君山即徐朱
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
知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
謂陸績公紀也儼山先生大雅
博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
乎予小子單陋疎薄雖不敢望
平子但史適繼刻無忸前脩而
張陸二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
亦有異數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夏五月既
望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 史通序錄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



思字以意改

除所闕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 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

削餘暇商搉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予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序錄終

訂正史通名氏

張之象字玄超　秦　柱字汝立

校閱史通名氏

徐　球字虞卿　馮繼可字美卿

沈其初字復卿　朱本震字伯聲

姚體勤字汝功　姚體文字汝觀

陸　郯字承道　龔名夏字紹禹

張嘉昌字文茂　包兆祥字吉甫

張雲輅字九游　唐文獻字元徵

張齊顏字友回　黃廷鳳字元禎

瞿　守　字有常　何雍之　字曇熙
顧令德　字憲卿　顧令望　字景卿
唐光貽　字爾穀　姚士念　字邦聖

# 史通目錄


內篇
第一卷　載言第三
六家第一　世家第五
第二卷
二體第二
本紀第四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第五卷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上第十八
因習下第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第八卷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闕外篇目錄 拾補

煩省第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體統第三十六　批繆三十七
外篇 弛張三十八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第十四卷
由左第五
第十五卷
點煩第六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
第十八卷

未三篇俱也或云體統篇即自叙也

惑經第四

雜說下第九
第十九卷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目錄畢

此在二行

史通卷第一　內篇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摧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徐普寫　袁震刻

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命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

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冤鋸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



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

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錢遵王校改如昔作如依誤

抱經校援往疑受余謂此援字之誤

傳下注平字拾補按傳傳也平寂是此風風也去之例

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譏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平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衞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

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二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宋本虎作彪下同

人拾補見採摭篇

史通卷之二

史通卷之二

史通卷之二

三百七十六字

章氏刻

於

於

之

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



俗本作一致

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別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無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

俗本作遷多

書而总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

弥造古今字

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紀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玆六家商搉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朽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中書舍人徐球校

史通卷之一

乙亥正月十三日見廣鶴菴手校宋刊本對臨此卷　藏園

目錄

無得字拾補

史通卷之一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二體第一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

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衡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杜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麁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



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秘先董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玆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

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惜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靡然可觀綱紀有

鈔本無其官字

別荀悅獻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纔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于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

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

考字一本闕

俗本作里

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歷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

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嘉自柏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報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柏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

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述淮南之敗是也）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

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按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没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纔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蜀本班下有爵字宋本無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

當是地字誤

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
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
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勑撰通史定
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
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
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
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
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
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
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
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
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
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
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
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
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
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

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
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
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
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媸夫紀傳之不同
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桉范曄
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
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
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
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嫌一作嗤

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
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
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
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
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
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
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
附出爲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
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
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

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異一作遺）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史通卷之二　正月十三日校

太學生馮繼可校

史通卷第三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表曆第七（志第八）

內篇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邪上）正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合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欵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

俗本作君臣

史記則不然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强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纔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爲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

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旣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 書志第八

并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劾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

星一作靈

標篇題音第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書志序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摧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者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纔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

矣已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著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彗一作孛

梁一作凉

雀陟書作爵

無第四或字拾補

俗本作吳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
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
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
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
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
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鵩集賈生
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
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
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
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

當作涼此涼字

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容遠應始皇臥柳植於
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
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螟蟲震食
崩坼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
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
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
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
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
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

桂樹馮校梓桂

夾刺之省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畫書而
經傳集解卷纔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
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
變而必知其乖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
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
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
子毒恨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二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是莊王卒恭王立
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

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者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乘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乘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乘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乘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爲成公十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

誅四大夫欲殺厲公

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胷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强草鶩著素色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螟劉歆以爲螟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螟至按負蠜獨出南越中國所生不鸜鵒爲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竟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

俗本作鶩

俗本作附詞

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智按補

俗本作此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

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
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
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
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
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
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
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
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
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
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搉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

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
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
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
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
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
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
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
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
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

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蜀本作獻宋本作輸）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無絕能言吾祖鄒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蜀本作貴宋本作絜）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

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方思格魏太和中既定氏族高下桉此選舉殿字衍宗本無殿字

思馮校作司仍存殿字

伯者疑作

郡庠生沈其初校

夜闌無事集家人於長春室中行明代選官格二局既畢迺取唐氏校本臨録遂貢三卷然更漏已三下矣

乙亥正月十有三日藏園老人記